

文藝論集續集

郭沫若

文艺论集续集

郭沫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文艺论集续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6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5}{8}$ 插页 3

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0019·2834 定价 0.33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出版于 1931 年，共收论文十一篇。1958 年作者曾将本书编入《沫若文集》第十卷，现在根据《文集》版本刊印单行本。

目 录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	1
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4
文艺家的觉悟	20
革命与文学	30
英雄树	42
桌子的跳舞	49
留声机器的回音	62
我们的文化	75
文学革命之回顾	80
关于文艺的不朽性	95
“眼中钉”	104

我們的文学新运动

中国的政治局面已到了破产的地步。野兽般的武人专横，破廉耻的政客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压迫，把我們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抑成了黄河、揚子江一样的赤流。

我們暴露于战乱的惨祸之下，我們受着資本主义这条毒龙的巨爪的擄弄。我們渴望着平和，我們景慕着理想，我們喘求着生命之泉。

但是，讓自然做我們的先生吧！在霜雪的严威之下新的生命醱酵，一切草木、一切飞潜蠕匍，不久便将齐唱凱歌，欢迎阳春归来。

更讓历史做我們的先生吧！凡受着物質苦厄的民族必見惠于精神的富裕，产生但丁的意大利，产生歌德、許雷的日耳曼，在当时都未受到物質的恩惠。

所以我們浩叹，我們憤慨，但是我們决不悲觀，决不失望！我們的眼泪会成新生命的流泉，我們的痛苦会成分娩时的产痛，我們的确信是如此。

我們現在对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們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滿足于現狀，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現。

四五年前的白話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打上了几个补綻，在污了的粉壁上虽塗上了一层白堊，但是里面内容依然还是敗棉，依然还是糞土。Bourgeois(資產階級)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与附和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我們要
把惡根性和盤推翻，要把那敗棉燒成灰燼，把那糞土消灭于无形。

我們要自己种棉，自己开花，自己結絮。

我們要自己做太阳，自己发光，自己爆发出些新鮮的星球。

中国的現狀指示我們以两条道路。

我們宜不染于污泥，遁隱山林，与自然为友而为人
生之逃遁者；

不則彻底奋斗，做个糾糾的人生之战士与丑惡的社会交綏。

我們的精神教我們擇取后路，我們的精神不許我們退讓。我們要如暴风一样怒号，我們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敗的存在扫蕩尽，燒葬尽，迸射出全部的靈魂，提供出全部的生命。

黄河与揚子江系自然暗示跟我們的兩篇伟大的杰作。承受天来的雨露，攝取地上的流泉，融化一切外来之物于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血液，滾滾而流，流出全部的自我。有崖石的抵抗則破坏，有不合理的堤防則破坏，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和平海洋滔滔前进！

——黄河揚子江一样的文学！

这便是我們所提出的标語 (Motto)。

光明之前有渾沌，創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鳳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們的事業，在目下渾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我們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

我們反抗資本主义的毒龙。

我們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們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們反抗藩篱人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們反抗由以上种种所产生出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們反抗盛容那种情趣的奴隶根性的文学。

我們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們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宮。

1923年5月18日

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芳坞哟，我又好久不写信给你了。你到了广州写过一封信来，我记得回复过你一张明信片，但是是几时写的我也忘记了。你最近从澳门写来的信，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回答你，你不要以为我是已经饿死了，或者是把你忘记了吧。芳坞哟！人的生命，说坏些时，就好象慢性气管枝炎的积痰，不是容易可以咳吐得掉的，而在这空漠的世界上还有你这样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人，也正是我不肯轻易地把这口积痰吐出的原故呢。

你是晓得的，我此次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了三部书来，一部是《歌德全集》，一部是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还有一部便是屠格涅甫的《新一代》^①了。我来日本的原因：第一是想写出我计划着的《洁光》，第二是来盼望我的妻儿，第三是还想再研究些学问。我最初的志愿是想把《洁光》写成后便进此地的生理学研究室埋头作终身的研究。我以为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生活。我们把纯粹的自然科学的真理作为研究的对象，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的

^① 《新一代》系根据德文译名“Die Neue Generation”，俄文原名为《处女地》。——沫若注。

扰乱紛繁，我們的天地是另外的一种淨化了的天地。我以為我們的多少友人都是應該走上这条路來，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真理的探求，我們于自然科学上必能有所貢獻，我們大漢民族的文明或者会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上能要求得几面新鮮的篇頁。但是喲，芳塢，这种生活却要有两个条件作为前提呢。第一的物質条件，如象从事于研究的地方和工具，我們在國內虽不能寻求，我們还可以求諸国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的保障，至低限度的糊口的資糧，这求之于国外，比在國內是还要困难的了。再說到精神的条件上来，譬如渊博的先觉者的指导——这或者也可以說是物質的条件，因为是外在的，可以作为工具看待——我們在國內虽不能寻求，我們也可以求諸国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精神的安定这几乎是唯一的前提：沒有安定的精神决不能从事于坚苦的学者生涯，决不能与冰冷的真理姑娘时常見面。我們現在处的是什麼时代呢？时代的不安迫害着我們的生存。我們微弱的精神在时代的荒浪里好象浮蕩着的一株海草。我們的物質生活簡直象伯夷叔齐因餓在首阳山上了。以我們这样的精神，以我們这样的境遇，我們能够从事于醞酏的陶醉嗎？

甚么人都得随其性之所近以发展其才能，甚么人都得以献身于真理以图有所貢獻，甚么人都得以解脫，甚么人都得以涅槃，这真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一个梦想者的烏托邦嗎？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象牙宮殿嗎？芳塢喲，不是！不是！我現在相信着：它的确是

可以實現我們的地上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告訴我們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我相信終久能夠到來；“個人之自由發展為萬人自由發展之條件的一個共同團體”，我相信是可以成立的。這種時代的到來，這種社會的成立，在我們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見，我們努力促進它的實現，使我們的同胞得以均沾自然的恩惠，使我們的後代得以早日解除物質生活的束縛而得遂其個性的自由完全的發展，——這正是我們處在這不自由的時代而不能自遂其發展的人所當走的唯一的路徑呢！

芳塢喲，我們是生在最有意義的時代的！人類的大革命時代！人文史上的大革命時代！我現在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物質是精神之母，物質文明之高度的發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盤。芳塢喲，我們生在這個過渡時代的人是只能做個產婆的事業的。我們現在不能成為純粹的科學家，純粹的文學家，純粹的藝術家，純粹的思想家。要想成為這樣的人不消說是要有相當的天才，然而也要有相當的物質。在社會革命未實現以前能成為這樣純粹的人格的天才，我們自然贊仰，但他們不是有錢人的父親，便是有錢人的保護者，請看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中的一群大星小星吧，請看牛頓、歌德、托爾斯泰，更請看我們中國最近所奉為聖人的太戈兒吧，他們不是貴族的附庸，便是貴族自己。他們幸好有這種天幸才得以發展了他們的才能；沒有這種天幸的人只好中途無端地餓死病死

了！古今来有几个真正的天才能够得遂其自由的完全的发展呢？芳塢哟，我现在觉悟了。我们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我怕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全体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们又未能寻出路径来为万人谋自由发展的幸运。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飘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芳塢哟，我现在觉悟到这些上来，我把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研究生理学的决心也就是由于这种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在两三年来早在摇荡我的精神，而我总在缠绵枕席，还留在半眠的状态里面。我现在是醒定了，芳塢哟，我现在是醒定了。以前没有统一的思想，于今我觉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于今我觉得寻得了关键。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办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

我最初来此的生活计划，便是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书的移译本是你所不十分赞成的，我对于这书的内容并不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但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呢！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徬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

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我费了两个月的光景译完了此书，译述中我所最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平常当成暴徒看待的列宁，才有那样致密的头脑，才是那样真挚的思想家！我们平常读书过少，每每爱以传闻断人；传闻真是误人的霉菌，懒惰真是误解的根本。我们东方人一看到“过激派”三个字便觉得如见毒蛇猛兽。这真是传闻和懒惰的误事呢。书成后卖稿的计划生了变更，听了友人的要求将以作为丛书之一种，遂不得不变成版税，然而我这两月来的生活，却真真苦煞了。

我自四月初间到此，直到现在已经四阅月了。我的妻儿们比我更早来两月。我们在这儿收入是分文也没有的。每月的生活费，一家五口却在百圆以上，而我们到现在终究还未至于饿死，芳坞哟，你怕会以为是奇事吧？奇事！真是奇事呢！一笔意外的财源救济了我们的生命。我去年回国的时候所不曾领取的留学生归国费，在今年四月突然可以支领了。我们四川省的归国费而且还是三百圆——我为这三百圆的路费在四月底曾经亲自跑到东京：因为非本人亲去不能支领。我在东京的废墟^①中飘流了三天，白天只在电车里旅行，吃饭是在公众食堂（东京现在有市营的公众食堂了，一顿饭只要一角钱或一角五分钱），晚来在一位同乡人的寓所里借宿。我唯一的一次享乐是在浅草公园中看了一场《往何处去》的电影。芳坞哟，这场电影真是使我受了

① 当年日本东京曾遭大地震，化为大片废墟。——沫若注。

不少的感动呢。感动我的不是奈罗的骄奢，不是罗马城的焚烧，不是培苗龙纽斯的享乐的死，是使徒比得逃出罗马城、在路上遇着耶稣幻影的时候，那幻影对他说的一句话。奈罗为助长他读荷马的诗兴，下令火烧了罗马全城，待他把罗马城市烧毁之后，受着人民的反对却嫁罪于耶稣教徒，于是大兴屠杀。那时候使徒比得在罗马传教，见奈罗的淫威以为主道不行，便从罗马城的废墟逃出。他在路上遇见了耶稣的影子向他走来，他跪在地上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稣答应他说：“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啊，芳坞哟，这句话真是把我灵魂的最深处都摇动了呀！我回想起我实行自我的追放，从上海逃到海外来，把你一人钉在十字架上，我那时恨不得立地便回到你住的那座 Golgotha 山^①，我还要陪你再钉一次十字架。我在觉音堂畔的池边，在一座小小的亭子里坐着，追悔了一点钟工夫的光景，阴郁的天气，荒废的东京，一个飘流着的人，假使我能够飞呀！啊……

总之，三百圆的意外财源到手了，除了来往的路费还剩二百五十圆，偿清了前欠已经所余无几了，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又只能抽版税，我们五月以后的生活费简直毫无着落了。啊，幸亏上天开眼，天气渐渐和暖了起来，冬服完全没有用处，被条也是可以减省了，我们便逐

① 哥尔哥达山，耶稣受难刑处。——沫若注。

漸把去交給一家當舖替我們保管。這座當舖，說起來你該會記得的，便是民國七年九月你同你的同鄉來福岡醫病的時候，你最初來訪問過我的那座當舖呢。我們那年初次來福岡，貪圖便宜，在那當舖的小樓上替店主人看守了兩個月的質庫。這家當舖主人的一對夫婦還能懷念舊情，或許也是我的不值錢的“醫學士”招牌替我保了險，我們拿去的東西他們大抵都要，也還不甚刻薄。我的一部《歌德全集》當了一張五圓的老頭票。《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原本，剛好譯完便拿去當了五角錢。但到五月尾上我們二十圓一月的房金終竟付不出了。好在米店可以賁賬，小菜店也還念五六年的主顧，沒有使我們絕糧。只有无情的房東幾乎每天都要來催問房金。本來我們住的房子是稍為貴得一點，因為在海邊，園子里我們種了些牽牛花、大蓮花，看看都要開放了。兩株橘樹開了花，已經結起青色的果實，漸漸地也在長大起來。我的女人時常說，看在孩子們的份上，房金雖是貴得一點，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鮮的空氣，也覺對得住他們。所以我們總厚着面皮住着。但到六月尾上來，所期望的上海的一筆財源斷了，房東終竟把我們趕出來了。六月里我又重溫了一遍《王陽明全集》，我本打算做一篇長篇的王陽明的研究，但因稿費無着，也中止了。白白花費了我將近一月的工夫！

我們現在是住在甚麼地方呢？你猜想得到么？我們就住在六年前住過的這家當舖的倉庫的樓上呀！縱橫不過二丈寬的一間樓房，住着我們一家五口。立起來差不多便可

以抵着望板。朝东北一面的鉄格窗，就好象一座鳥籠一样。六年間的一个循环，草席和窗壁比从前都旧得不成形状，但是房錢却比六年前貴了将近一倍，从前是六圓一月的，如今竟要十圓了。但是守倉庫的人也变了，多添了几根脸上的皺紋，多添了几个孩子。六年前我們只有一个兒子，現在是三个了。六年前我初来此地进大学时，受过的一场耻辱时常展开在我的眼前。

那是八月初間的时候，我們从岡山到福岡来，在博多驛下了車，人力車夫把我們拖到医科大学前面的一座大旅館的門前。医科大学前面的“大学街”，你該記得吧，駢列着的都是旅館。这些旅館专靠大学吃飯，住的多是病人。我們初进旅館的时候，下女把我們引上楼，引进了一間很清潔的房里。但是不多一会下面的主人走来，估量了我們一下，說道：“这間房間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訂了，你們請到樓下去。”——“樓下还有好房間嗎？”——“有的是，樓下的房間比樓上的还好。”……我們跟着走下楼来。

“比樓上还好”的房間是临街的一間側室，一边是茅房，一边是下女的寢室。太不把人当錢了！这明明是要赶我們出去！我們到的时候是午后，我不等开晚飯便一人跑出店去，往那人生面不熟的地方去另找巢穴。我只是問人向海边去的路，我第一次在青松白沙間看見了博多湾，正是在夕阳西下、紅霞漲天的时候。我这位多年的老友，在第一次便和我結下了不解的交情。我的高兴挤掉了我在旅館里所受的耻辱。我便在松原外面找到了这家当舖的房子。

傍晚走回旅馆的时候，晓芙是因为坐火车疲倦了，或者还是因为受了侮辱，已经抱着和儿睡了。我的一份晚饭还留在房里，我饿了，吃起饭来。全不声张地走进来一位店里的“番头”^①。“番头”拿着号簿要我报告姓名、年岁、籍贯。他对我全没有些儿敬意，我却故意卑恭地说：

——“我是支那人，姓名不好写，让我替你写吧。”

——“那吗，写干净一点！”（命令的声音。）

我把我的写好了，他又指着帐中睡着的晓芙。他说：

——“这位女的呢？是你什么人？”

——“是我的妻子。”

——“那吗，一并写清楚一点！”

我也把晓芙的姓名（我没有用她日本的真名）都写了。最后他问我们到此地的理由，我说来进大学。他又问进大学去做什么事（这位太不把人当钱的“番头”不知道是轻蔑我的衣装，还是轻蔑我是华人，他好象以为我是进大学去做苦工的吧），但我还是忍着气，回答他说：“我进大学里去念书。”——啊，真是奇怪！我这一句话简直好象咒语一样，立刻卷起了天翻地覆的波澜！

“番头”恭而且敬地把两手撑在草席上，深深地向我叩了几个头，连连地叫着：

——“喂呀，你先生是大学生呀！对不住，对不住！”

他叩了几个头便跳起来，出门大骂下女：

——“你们搅的什么乱子啊？大学生呢！大学生呢！快

^① 日本话，掌柜叫番头。——沫若注。